

拿破仑一世传

下 卷

[英] 约翰·霍兰·罗斯著

广东外国语学院

《拿破仑一世传》翻译小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John Holland Rose
**THE LIFE OF
NAPOLEON I**
Vol. II.

Sixth Edition Revised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3

内部发行

拿破仑一世传

下卷

〔英〕约翰·霍兰·罗斯著

广东外国语学院《拿破仑一世传》翻译小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7³/₈印张 416千字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91 定价, 1.60元

目 录

下 卷

第二十二章	乌尔姆之战与特拉发加之战	3
第二十三章	奥斯特里茨之战	27
第二十四章	普鲁士和新查理大帝	47
第二十五章	普鲁士的垮台	73
第二十六章	大陆封锁制度: 弗里德兰之战	95
第二十七章	提尔西特之会	114
第二十八章	西班牙的起义	145
第二十九章	埃尔富特的会晤	159
第三十章	拿破仑和奥地利	173
第三十一章	全盛时期的帝国	191
第三十二章	俄罗斯战役	213
第三十三章	第一次萨克森战役	245
第三十四章	维多利亚与停战	275
第三十五章	德累斯顿和来比锡之战	301
第三十六章	从来因河到塞纳河	336
第三十七章	第一次退位	362
第三十八章	厄尔巴岛和巴黎	393
第三十九章	林尼和四臂村之战	409
第四十章	滑铁卢之战	441
第四十一章	从爱丽舍宫到圣赫勒拿岛	464
第四十二章	临终岁月	489

附录一 拿破仑所封主要官爵一览表	521
附录二 滑铁卢之战	524
索 引	526

插 图

乌尔姆之战	14
奥斯特里茨之战	36
耶拿之战	88
弗里德兰之战	111
瓦格拉姆之战	179
1810年以后的中欧	197
俄罗斯战役	227
维多利亚之战	284
1813年战役	307
德累斯顿之战	313
来比锡之战	326
滑铁卢战役	413
林尼之战	419

第二十二章 乌尔姆之战 与特拉发加之战

“拿破仑是欧洲唯一懂得时间宝贵的人。”——哈尔托雷斯基

在叙述彻底破坏欧洲旧秩序的大陆战役之前，最好首先看看导致第三次反法同盟对法战争的一些事件。早在拿破仑同英国决裂的时候，俄国、瑞典和奥地利看到拿破仑在对待意大利共和国、荷兰、瑞士以及在剥夺德意志天主教会僧侣诸侯的领地方面所采用的高压手段，已对他怀着敌意，不过当时还是敢怒而不敢言。奥地利在首相科本兹伯爵执政时，退而奉行一项有失尊严的驯服政策；驻维也纳的瑞典大使称之为“畏惧与希望的政策——既畏惧法国势力，又希望取得法国欢心。”^①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战战兢兢，严守中立。即使法国占领了汉诺威，威胁着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的势力，也还是这样。沙皇亚历山大当时正忙于对²付国内问题。只有瑞典国王敢于表露对这个法国第一执政的憎恶。1803年秋天，古斯塔夫斯四世断然拒绝拿破仑关于建立法瑞联盟的建议。虽然他在建议中提出，到时候把挪威给予瑞典作为战利品，并给瑞典参加对英作战的每艘战舰以补助金，以此作为诱饵，但瑞典国王也不上钩。他拒绝接受这个建议，并非由于他具有不为金钱所诱的高尚品性。他在德意志的时候，就曾对德雷克提出希望得到英国的金钱援助，去防卫他的波美拉尼亚省。^②

挺身而出维护欧洲独立的更果敢的英雄，快要出场了。年青

① 1803年12月24日阿姆费尔特给德雷克的信（《外交部档案》，巴伐利亚部分，第27卷）。

② 1803年12月15日德雷克报告书（同上书）。

的沙皇早期敬佩拿破仑的心情已经暗淡下来，当他知道处决当甘公爵的消息以后，立刻怒火中烧。他有乐于保护小邦的包打天下气概，特辛条约又委以确保德意志体系之责，尤其是对处决当甘公爵这一罪行的震动，促使他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时，俄国朝廷立即表示哀悼，亚历山大向德意志的帝国议会和法国政府表示他对这一暴行的愤慨。拿破仑素来是以牙还牙的，他指示塔列朗答复说，关于当甘事件，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自卫。俄国的抗议“使他要问：当英国密谋策划暗杀保罗一世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出谋定计的人就在离〔俄国〕边境一里格^①的地方，难道不尽一切努力去把他们抓住？”从来就没有一枝毒箭比这更巧妙地射中敌人盔甲的薄弱点。由于这位沙皇曾参与杀父的阴谋，本来心中有鬼，这一恶毒的讥讽深深刺伤了他。而过去公布保罗的死因是突然中风，他对这一侮辱无法还击，就更加恼火。^②唯一的回答是与拿破仑断绝一切外交关系。这事发生在1804年夏天。^③

然而过了一年多，战争才爆发。这一延缓有几个原因。奥地利由于胆怯，未能改变中立态度。实际上，弗兰西斯二世和科本兹发现，拿破仑需要别人承认其新的皇帝称号，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达到在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跟着改变称号的目的。弗兰西斯对神圣罗马帝国选帝这个虚衔早已厌倦。累根斯堡和法兰克福失了光彩的虚有其表的排场，是查理大帝帝国唯一的余辉。承认他为选帝的乱哄哄的小邦，根本不理这个幽灵般帝国的谕令。难怪歌德在《浮上德》酒窖这一场，借那位快活酒鬼之口说：

“感谢上帝圣恩，当每天早晨来临，罗马帝国用不着你操心！”

① 长度名，在法国约等于四公里。——译者

② 恰尔托雷斯基，《回忆录》第2卷，第2章。

③ 沙皇的抗议事项如下：对撒丁国王的放逐，法国重占南意大利，在意大利所作的各种改变，破坏巴登的中立，法国占领库克斯港，向汉撒城市征收赎免占领费。（《外交部档案》，俄罗斯部分，第56卷。）

在那个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时代，经营一个能经久的住所，不是胜于这个古老废墟么？那些世袭领地岂不是更能经得起急风暴雨的安身之处吗？无疑地是这些想法促使弗兰西斯二世给自己加上奥地利世袭皇帝这个称号（1804年8月11日）。宣布改变称号的文告中，援引“上世纪俄国朝廷和法国新君的先例”。这两个先例的提出，却冒犯了亚历山大。他认为弗兰西斯步拿破仑的后尘，同彼得大帝的称帝，根本不能相比。^①

4

这时候，普鲁士要讨好法国皇帝是意料中的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着一千万臣民，可以调集二十四万八千欧洲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他的财政收入较弗里德里希大王时期更充裕。但可惜今天的普鲁士早已失去过去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当时采取的政策的特点是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不过在1804年秋天，当普鲁士国王知道法军在10月24日夜裡抓走英国驻汉堡使臣乔治·朗博尔德爵士并解往巴黎时，他曾一度受到刺激而有所行动。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下萨克森的监护者。这次侵犯下萨克森的行动，激起了柏林的愤怒。普鲁士国王立即写信给拿破仑，要求恢复英国使臣的自由，借以证明他对普鲁士的“友谊和尊重……是既往关系的肯定，和今后关系不变的保证。”

拿破仑对这个要求表示了安抚之意说，虽然英国经常侵犯中立国的权利，英国特务正阴谋杀害他本人，但乔治爵士即将予以释放。实际上，这位皇帝认识到自己走错了一着，可能把普鲁士推进英国和俄国的怀抱。因为俄国已于1804年5月提出，如果法国再侵犯德意志任何领土，俄国将给柏林朝廷军事援助。^②但普鲁士国王一下子就给安抚下来了。第二年春天，拿破仑把七枚金鹰荣誉

① 哈罗比伯爵给海军将军沃伦的信（《外交部档案》，俄罗斯部分，第56卷）。

② 加尔当，《和约集》，第8卷，第302页；乌尔曼，《俄普政治》（“Russisch-Preussische Politik”），第117页。

勋章赠予柏林朝廷，柏林朝廷也以七枚著名的普鲁士黑鹰勋章回赠。这件事却使古斯塔夫斯四世退回了普鲁士的黑鹰勋章，声明他不能承认“拿破仑之流”也有资格佩带骑士和宗教之类的勋章。^①这一来拿破仑的目的却达到了：古斯塔夫斯四世作为显要成员的任何同盟，普鲁士都被排斥在外。

因此，组织第三次反法同盟的主要步骤就由瑞典、英国和俄国来实行了。1804年初，古斯塔夫斯建议组织一个一些国家的同盟。英国皮特内阁一上台，圣彼得堡与伦敦之间就开始交换关于组织同盟的建议。皮特与外交大臣哈罗比伯爵在1804年6月26日的照会中提出重要建议，希望俄国、英国、奥地利、瑞典，可能的话还有普鲁士，能够结合在一起。^②这时，亚历山大和恰尔托雷斯基已在讨论同英国结盟的好处。他们的目的当然是高尚的，即应该捍卫国际法和维护毗连法国诸弱小国家的权利。恰尔托雷斯基还提出不应以武力，而应通过仲裁解决争端。^③

这些崇高的设想，是委派特使诺沃西尔佐夫去伦敦陈述的。他向皮特提出一个欧洲政治体系的计划，主张各国应该保持独立，并应享有“根据人类神圣权利而建立”的制度。为此目的，沙皇决意遏制拿破仑的权力，迫使法国退回到从前的疆界内，并确保欧洲的和平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均势原则。皮特和哈罗比伯爵同意了这些建议之后，英、俄两国就在1804年底讨论细节问题。他们提出：同盟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单独媾和；英国（据诺沃西尔佐夫说）不仅必须自己出兵，而且必须提供补助金，使各国能动员其有生力量。

最后一句话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句话澄清了一种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三次反法同盟是靠皮特的金钱建立起来的。刚刚相反，

① 参阅《佩吉特文件汇编》，第2卷，第170页中的信。

② 《外交部档案》，俄罗斯部分，第55卷，参阅本章末附记。

③ 恰尔托雷斯基，《回忆录》，第2卷，第2章至第4章。

是俄国首先提出需要英国提供补助金,而皮特并不十分乐意给予。法国历史家的上述说法,如果指英国的金钱使它的盟友能有效地加强武装,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意味着第三次反法同盟是单靠金钱拼凑起来的,而俄国、奥地利和瑞典等国的政府都是一些自动售货机,硬币一投进去,军队就蹦到付现款的顾客手上,这个说法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见解实际上仍在欧洲大陆流行。它显然可以追溯到拿破仑为其公报宣传加油添醋而无休止地攻击皮特的金钱,还可以追溯到拿破仑命令绘制的讽刺漫画。下面是他对警务大臣富歇发出的指示:“要绘制漫画——一个英国人手拿钱包,乞求各国接受他的钱。这是整个事情的实质,应该这样来指导舆论。”他多么了解人的心理。他看准了图画易于骗人,不管怎样揭露他的诡计,但他对舆论的指导作用仍然长期有效。^①

让我们反过来再谈反法同盟各国的计划:荷兰、瑞士和意大利要从“法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要加强实力,以便今后能够阻挡外来的侵略;撒丁国王要恢复他在大陆的领地,还要得到利古里亚(热那亚)共和国。^② 在一切主要问题上,英国政府与沙皇的意见完全一致。皮特坚持需要有一套国际法,来保证欧洲今后不再受强暴掠夺之害。但欧洲却注定要经过十年满目疮痍的战争之后,才能依照这些原则得到和平。

^① 《拿破仑书信补编》(1805年5月30日)。

^② 参阅哈尔托雷斯基《回忆录》第2卷,第4章中,诺沃西尔佐夫的报告,和加尔当《和约集》第8卷,317至323页中,皮特补充俄国建议的照会,或艾利森,第34章附录。拿这两份备忘录来比较,可以表明,在欧洲大陆问题上,没有象梯也尔所说,俄国的豁达大度的政策和皮特的“冷酷自私”的差别。哈尔托雷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第2卷第10章)证明:梯也尔错误地看重了哈尔托雷斯基和那个机灵的谋士皮阿托利神甫的谈话初稿。圣彼得堡送交伦敦的正式建议是与此很不相同的。例如,亚历山大关于法国疆界的建议是这样的:“头一个目标是要法国回到它古代的疆界,或其他看起来最适合于保持欧洲全面平静的疆界。”因此,把这说成是皮特在“重新塑造”俄国建议之后提出的政策是一种无谓的说法。

由于各种原因，这次反法同盟的组成被延误了。1805年1月2日，拿破仑向乔治三世提出和平建议。有些人看不出这只是拿破仑用来刺探反法同盟各国谈判情况的手段，便以为他真的渴望和平。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和平建议，是在他命令米西埃西去蹂躏、劫掠英属西印度群岛之后一周提出的。^①乔治三世于1月15日向议会致词作为答复后，拿破仑进行刺探的目的无疑是达到了。乔治三世说，他不能撇开目前正在和英国秘密商谈的各国，特别是俄国皇帝，来接受拿破仑的建议。可是，英国政府当时与沙皇讨论的却是奠定欧洲未来和平基础的问题，给拿破仑新年和解呼吁的答复，一直拖了再拖。俄使诺沃西尔佐夫这年仲夏去巴黎途中的柏林之行，事实上就是答复。我们现在看看为什么发生这个拖延，以及拿破仑有哪些行动终于使和平的希望统统化为泡影。

这一拖延，是由于俄英之间在有关马耳他岛和英国的航海条例问题上存在争执。沙皇坚持要英国让出马耳他岛，并且放松对海军逃兵的严厉缉捕权。皮特内阁表示反对。因为马耳他是保护地中海各国唯一可以利用的地方，是防止法国侵略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唯一保证。至于上中立国船只搜查逃兵则是为了防止英国海军力量的削弱。^②1805年4月11日，虽然两国间的订约谈判已到最后阶段，却几乎濒于破裂。到7月，在对英国仍要保有马耳

① 《书信集》第8231号。并参阅布尔里埃纳，米奥·德·默利托，第2卷，第4章，梯也尔，第21册。

② 这一拒绝曾受到苛刻的批评。但英国政府获悉拿破仑仍不放弃其反对土耳其的计划，而俄国人正积极准备以他们在科孚岛的驻地为基础进而在阿尔巴尼亚海岸取得立足点，英国政府当然小心警惕（《外交部档案》俄罗斯部分，第55卷和第56卷，1804年6月26日和10月10日的报告）。英国政府还获悉奥地利政府曾向沙皇提出对土耳其采取敌对行动的计划，圣彼得堡方面没有断然拒绝；从恰尔托雷斯基留下的笔记可以看清楚，它们的目标是要取得科孚岛、摩尔达维亚、阿尔巴尼亚的某些地区和夺取宝贵的君士坦丁堡。皮特同意将从法国手中夺取的土地归还原主（4月22日的公文）。

他这个问题裁明了沙皇的严肃抗议之后,该条约终于得到批准,成为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基础。反法同盟各国的目标是把法军逐出德意志北部,保证荷兰共和国和瑞士共和国的独立,并使撒丁国王在皮埃蒙特复位。除英国的兵力外,计划动员五十万人。英国同意给予它的盟国参加战斗的每十万兵员每年一百二十五万镑的补助金,以弥补英国兵力不足。此外,它们还约定战争结束后召开欧洲会议,力求更切实地制定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和确立一种同盟体系。最后,反法同盟各国对法国人民关于他们的政体的愿望,保证不予压制;这一条使第三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不象 1799 年的同盟,更不象 1793 年的同盟那样具有为君主政体而兴师的性质。^①

拿破仑对这次反法同盟的态度怎样?当然他不愿费力气去求得同沙皇和解。事实上,他对俄国的行动几乎是公开挑衅的。他明知亚历山大对恢复撒丁国王的领土很感兴趣,却建议说这位不幸的国王应得到爱奥尼亚群岛和马尔他岛,借以补偿其损失;他知道俄国把科孚岛视为己有,却也作类似的建议。沙皇对这个建议不屑一答。拿破仑还派特使向波斯国王提议结盟,以遏止俄国在里海沿岸地区的扩张。^②

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去引诱普鲁士,早在 7 月底,就秘密答应给它汉诺威。^③他对奥地利也暂时采取怀柔政策。这的确是必要的,因为维也纳朝廷已于 1804 年 11 月 6 日和俄国订了一个密约:如果拿破仑在意大利再搞侵略,或威胁土耳其帝国的任何部

① 加尔当,《和约集》第 8 卷,328 至 333 页。很清楚是古斯塔夫斯四世坚持以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为第三次反法同盟的主要目标。在英国《外交部档案》(瑞典部分,第 177 卷)中,有一份哈罗比勋爵与瑞典大使的会谈记录(1804 年 8 月 20 日)。瑞典大使说,这样的宣言“将使法国双臂瘫痪”。英国外交大臣答复说:这“更会使英国双臂瘫痪;我们作战是因为法国太强大,使欧洲不能和平。”

② 《书信集》第 8329 号。

③ 拜洛,《普鲁士与法兰西》(Bailleu,“Preussen und Frankreich”)第 2 卷,第 354 页。

分，就对拿破仑作战。^①不过这的确是防卫性的。弗兰西斯只希望拿破仑的野心的矛头不要指向他。假如拿破仑对他手下留情，他无疑是会坚守和平的。

拿破仑对奥地利朝廷暂时迁就，甚至对当时提出的意大利改变地位问题也是如此。1805年1月1日，他写信给弗兰西斯，说如果约瑟夫·波拿巴放弃对法国皇位的要求，他准备宣布约瑟夫为意大利国王；这样使法国意大利两个政府分开，符合吕内维尔条约的要求。拿破仑说，这样做虽然会削弱他的权力，但如果能使¹⁰弗兰西斯皇帝合意，那他也就从中得到了补偿。但人们不久就看到，如果要放弃继承法国皇位的一切希望，约瑟夫根本不愿接受伦巴第的王冠；他先已表示对国王这个讨厌的称号有意见，到1月27日便最后声明拒绝。于是拿破仑建议路易·波拿巴为自己的儿子留下那个王位。路易一向妒忌心重，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燃起他心中的妒火；经过一场剧烈的争吵，拿破仑把他这个弟弟赶出房外。

拿破仑的发怒可能是装出来的。有一次，他指着自己的下巴说，他的怒火实际上只有那么高。他兄弟的拒绝，是早在意料中的。不管怎样，他现在决定自兼意大利国王，而派他的非亲生子欧仁·博阿尔内为意大利总督。的确，他曾向法国元老院宣布法国和意大利王国的版图仍将分开；但不论奉召前往巴黎去投票通过把这个显赫的称号奉献给主子的意大利代表们，或者奴颜婢膝的元老院，或者欧洲所有的统治者都没有受骗。拿破仑在初夏检阅其模拟马伦哥战役的盛大军容；他在米兰大教堂给自己加冕，场面盛大，极尽艺术铺张之能事，用的是旧日伦巴第诸王的铁王冠，念的是传统的加冕辞：“上帝所赐，谁敢触犯，灾难临之”；加上他把利古里亚共和国并入法兰西帝国版图。这一来，奥地利的弗

^① 梯也尔(第21册)记载了全文。

兰西斯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些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开始武装。^① 英国外交部的档案材料使人明确地看出：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深感困难重重：奥地利军队的组织仍然很差，查理大公致力改革受到一帮武将的抵制，其唯一结果是军队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动荡不安，弄到查理大公也心力交瘁。^② 可是拿破仑却这样目中无人，公然显示决心要把意大利当作法国一个省，这使弗兰西斯感到战争已不可避免，决定乘法国人未能从渡海作战计划中腾出手来的时候，先予一击。他深知战争的种种危险，渴望巴黎有真正谋和的表示，这种表示却没有出现。事实上，法国还派遣特务前往瑞士，阴谋使瑞士与法国联合。这样，哈布斯堡王室的威严又大受挫伤，而他们并不甘心忍受使普鲁士君主悲伤苦闷的那种屈辱。

沙皇亚历山大也很不愿意打仗。他已派诺沃西尔佐夫取道柏林前往巴黎，希望和拿破仑达成协议；但拿破仑兼并热那亚的消息，断绝了沙皇想妥协的最后希望。“此人是贪得无厌的，”沙皇气愤地说，“他的野心毫无止境；他是世界的大害；他要战争；好，那就打吧，愈快愈好。”沙皇立刻下令停止一切谈判。7月10日，诺沃西尔佐夫对普鲁士外交大臣豪格维茨的继任者哈登贝格男爵声明，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已超过沙皇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并立即退回法国给他的护照。哈登贝格在把护照转给法国驻柏林大使时，表示普鲁士君主对这非常有益的谈判中途破裂深感遗憾。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柏林的忍耐也差不多到了尽头。^③

显而易见，第三次反法同盟并不是由英国的金钱接合起来的，¹²

① 利古里亚即热那亚共和国于6月4日被法国兼并；这是早年照顾过拿破仑的那位萨利切蒂经过一番准备活动搞成的，他曾大量进行了贿赂。不久以后卢卡共和国被赐给埃利莎·波拿巴和她的丈夫（现称巴乔基亲王）。约在同一时间，一向由法国人任总督的巴马也并入法兰西帝国版图。

② 佩吉特给马尔格雷夫勋爵的信（1805年3月19日）。

③ 比尔，《奥地利十年政治史（1801—1810）》。诺沃西尔佐夫和哈登贝格的往来公文刊在杰克逊爵士的《日记》第1卷附录。

而是由拿破仑的挑衅引起的。英国和俄国既然很难取得一致，而奥地利进行武装又只是由于心怀恐惧，只要拿破仑有点商量余地，这个松散的同盟本来就会瓦解。可是一点也看不到有这种行动。拿破仑加冕以后在意大利北部发出的书信，无一不是趾高气扬之情溢于言表。他暗示欧仁说要为政以伪、服人以威。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他写信给巴黎的大臣们，对英俄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想法，加以嘲笑，说兼并热那亚只关系到英国，但如果奥地利要找寻战争借口，那就由它来吧。

7月5日，拿破仑由都灵出发，经过八十五个小时，到达枫丹白露，然后去圣克卢，略作停留，前往布伦港。8月22日，他在布伦听到奥地利继续备战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又传来维尔纳夫已返回加的斯的消息。他怒不可遏，毅然对这个命运攸关的问题作出了决断。他当下告诉塔列朗他的新政策的轮廓说：这回他将以最诚恳的态度再一次向普鲁士提出给予汉诺威，作为它协力对付新的反法同盟的代价，这个新的法普联盟也许可以扼杀反法同盟于诞生之际，至少可以瘫痪奥地利。因此他派宠幸的副官迪罗克将军前往柏林去游说普鲁士国王，说普鲁士与法国联盟可使欧洲避免一场战祸。^①

① 参阅比尼翁书，第4卷，271至334页。也许拿破仑从拉福雷斯特和塔列朗处知道俄国当时力劝乔治三世将汉诺威让给普鲁士。皮特拒绝这个建议。普鲁士对拿破仑提出以汉诺威给它较感兴趣，对哈尔托雷斯基建议它从合法领主乔治三世取得汉诺威是并不那么感兴趣的。不过迪罗克只能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得到保持中立的诺言（参阅加尔当，《和约集》，第8卷，339至346页）。瑞典不是反法同盟的成员，但与俄国和英国订有条约。

从投入反法战争的兵力估计可以看出皮特内阁的高度乐观。这些估计如下：奥地利二十五万人；俄国十八万人；普鲁士十万人（皮特当时拒绝给十万人以上的补助金）；瑞典一万六千人；萨克森一万六千人；黑森和不伦瑞克一万六千人；梅克伦堡三千人；撒丁国王二万五千人；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二万五千人；那不勒斯二万人。在一段附言中皮特还说无须撒丁国王的支援，又说英国对那不勒斯的补助金问题另作单独处理。这个回忆录未写明日期，但肯定是在9月初，在巴伐利亚的背叛公开以前。（《外交部档案》，普鲁士部分，第70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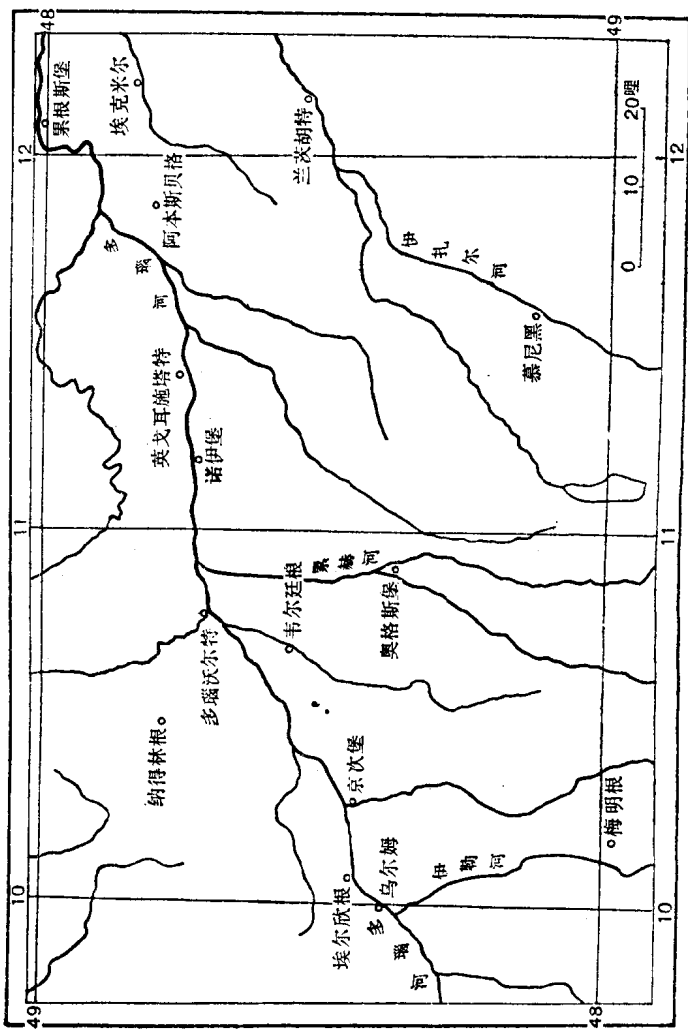
在这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完全被蒙蔽了。他们以为拿破仑正埋头准备海军的出征，据此他们订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用以对付力量薄弱、头脑简单的敌人虽然很好，但如果对手是一条准备猛扑过来的盘结巨蟒，那就非常危险。事实上，拿破仑的准备比奥地利好得多。迟至7月7日，维也纳朝廷还通知其同盟国，说它的军队要四个月后才能准备好。但哈布斯堡王朝要对拿破仑先发制人的急躁情绪，驱使他们匆忙投入战争，并在8月9日秘密参加了俄英同盟。

还有，按照一种莫名其妙的愚蠢部署，奥军准备只用五万九千人进占巴伐利亚，而把主力约九万二千人投入意大利，进攻明乔河上的法军要塞。为了护卫这几支军队的侧翼，奥地利在提罗耳驻有三万四千人。但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其他地区，除未经训练的新兵外，只有兵力总共不到二万人。事实上，他们明白这一场秋季战役要靠俄军的支援取胜。他们期待俄军可能在10月20日以前到达因河两岸，而预计法军则要再晚二十天才能到达多瑙河。^①奥地利的作战意图是在多瑙河打防御战，而在意大利则作最猛烈的进攻。

这就是维也纳的方案，主要是在查理大公的影响下炮制的。他担任意大利方面军的统帅，多瑙河方面军的统帅则委给费迪南德大公和前任军需大臣麦克。麦克这位军人在奥地利一向享有盛名，也许因为他是唯一没有吃过什么大败仗的将军。在1797年的灾难中，他似乎是唯一能够将功补过的人。因他“才智过人”使奥地利国务大臣图古特妒之若狂，因而不得充任统帅。^②他当然是勇敢的，但思想方法上经常先入为主；他属于以不伦瑞克公爵为首的

^① 《外交部档案》，俄罗斯部分，第57卷；高尔1805年7月22日的笔记。

^② 格雷厄姆上校的报告。无疑地这促使皮特内阁赞成任命麦克为这次战争的统帅。佩吉特（《文件汇编》第2卷，238页）说，伊勒河阵地是弗兰西斯决定的。伯恩哈蒂的《托尔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21页），对麦克的性格有极好的分析。国家档案文件见伯克的《1805年战役》的附录。



乌尔姆之战

“迂回战略”的军事学派。现在，在1805年的战役中，他即以据守一个主控阵地为既定目标而开始作战。弗兰西斯皇帝和麦克已在原来薄弱的乌尔姆要塞和伊勒河一线，选定这样一个阵地。奥军现开始向这些有利地点移动。

头一件事，是要把巴伐利亚选侯争取过来。维也纳朝廷力图说服或迫使他参加同盟，向他提出正式建议（9月3日至6日）。他拖延了一两天，然后抓住机会逃往维尔次堡要塞。麦克当即渡河，企图截断巴伐利亚军通往该要塞的去路，但没有成功。因此，这位奥军统帅继续向乌尔姆前进，于9月中到达。他不满足于据守这个前进阵地，而把前哨推进到黑林山的各主要隘路；其他团队则据守伊勒河河谷和加强梅明根要塞。假如他的兵力在数量上和拿破仑相当，这无疑是的战略。当时黑林山是法国和南德意志之间的天然屏障；莱茵河实际上已成了一条法国的河流，奥军只有守住黑林山脉的各个隘口，才有希望庇护施瓦本，使敌人不能从阿尔萨斯方面侵入。 16

但麦克忽略了两个重要的情况。在俄军还未来到的时候，他的兵力太单薄了，难以据守这个深入敌人势力范围内的前进阵地，因为这时巴伐利亚和其他南德意志诸邦都听从拿破仑的召唤，站到法国一边。而且，一看地图便可知道，这个阵地的北面过于暴露，易受袭击。乌尔姆和伊勒河一线对西南方来说，是坚强的防御线；但在北面，这个阵地却毫无掩蔽，可以从美因河谷、内卡河谷和阿尔特米尔河谷迂回过去，这几条道路都可能把入侵者引到乌尔姆东面的地区来。对于这个阵地的危险，奥地利朝廷竟然熟视无睹，真令人难以置信。可能因为1796年克赖曾坚守乌尔姆，才使他们这时过高估计它当前的重要性。但当年的乌尔姆要塞是大规模作战的中心枢纽，而现在它只是一个前哨阵地罢了。^①如果弗兰西斯

^① 马尔蒙，《回忆录》，第2卷，第310页。